



劉子威集卷之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送郡侯吳使君入朝序

江以南之郡蘇爲大自昔論治也視蘇爲急故治蘇者難其才必慎稽以敦命之即不暇徵遠自嘉隆間爲蘇者可指數哉皆以賢才選擇而來治效聲蹟遠出他郡上然至吳使君之烈其何以尚之哉夫治與時上下往天下之網嘗寬

矣。蘇負海郡沃野而饒五粟之田，廣衍四斥水
泔最而稽留，渠於有穰，故驕逸之所由生與。侈
縱之習無亦惟是寬政之所休養，俗既富厚則
其時有放恣踰僭勢然乎。既患其不均，則用文
法相監司。一切窮竟，作諸科條，至纖備令，民無
得自由。一以吏爲法，置伯格長，動靜必聞。下至
飲食衣服與爲節度，敦儉忍嗜欲，從限制。不則
使相告言坐之。又羣子弟讀法訓諭，閭里雜業
皆若身至其家教之，知所觀擇焉。其勤精務治

勞心焦思，十飾其法，蓋朝不遑朝，夕不遑夕，而
憂其民惟恐不出於愿，慤忠信猶染故習爲也。
雖刑名比詳，法令稍密，教化之意則懇懇寓諸
文案，管訊問哉。然民適其情而有鄙心，卽暴子
弟無賴少年，跳驅匿矣。而未喻所以，故辟睨有
司而患無以逞其志於一朝，尚將使爲敦行躬
有之無以異於古之成俗乎。則強之弗勝，亦何
幾之與有。及吳使君臨之，則曰：是法也。夫既已
備之矣，復何取而紛更之爲。夫循法而治者，是

從政之經而求靖於民也。非所以求罪而深索之也。因俗而教者，便事之本。慮徑而易見，不待錯質而更論也。且今與古異宜，風與俗易。苟無繫於變，緹冠毳縫，固大吳之國哉。語云：摩之若痛，暱之若衷。吾寧使四境之內，喜好謠俗，被服居處，奉生送往，無不得也。而又令工賈末業，繼至輻輳，其溢也，穀粟絲縷，流入他所。衣履天下無不足焉。是亦惟綏之以靜，撫柔其泮，渙漸之深，其澤何至。未洽於信誠，介倪於始遠，望

服習安吾教也。若猶是恣睢扞法網，姦滑橫民間，縛束之三尺固在手，自為奏上之報，當不逾夕下。史猶不及知，亭疑法分別其原，必引經義文飾陳，所以輕重無害。吏錯愕不知所出，曰：狐鼠何足以治為？若今日擊一豪族，明日收一賓客，昆弟又柰何？卒令此曹子不患有司也。夫稂莠者，時有之，簡修其政器，以涉揚其芟，作田良苗，得無蕪穢而已。無亦并侵傷之，不惟其類而疾之已甚乎？則合耦於耨，生殖之幾，何而霜露

且交下亦何賴於縣官爲。從政者豈有不得已焉而爲此如茶之令也。故使君之來再朞。未嘗見其有所議於法。特務時而寄政焉。用力少而成功多。與其羣百吏而習憲於前。譙里尉游宗以申命於什伍。審吏嗇夫而藉一二布之繁。其文辭無所漸浥濡之。徒上下相設蚤晏之時。謂已布憲無虧令。語以能率勵由禮俗。則未如之何也。已。今能使人盡其力。勸其業。而樂其事。九府之輸不畢期而集成。厚化不知所由。然杲乎。

如放於春淖乎。如在於海風乎。如泳於澤。他日者方集衆檢式。責讓畔異路。及舉孝與廉。雜問得失。而此皆篤敘於自然。無虛飾事觀聽。外爲若狀而中背者。且民既荷戴之矣。即興行醇厚。惟上之視。寧辱鞭箠使也。古以惠得民。不忍欺者。不知效孰與比乎。

嗣天子新服命。元日大朝會。以六計弊百職事。則吳使君治行爲天下第一。獨書上最。自餘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羣臣皆心服其能。首賜爵。

疇庸。天子且臨軒問何以治蘇而功烈如此也。使君雖不敢有所陳對。謝以奉上之德。然有不可讓者。安用稱長者之言不盡其意有所規獻也。補治益主忠國之計。一舉而悉心焉。蒙嘉納有所施惠天下。固社稷功哉。恐股肱郡暫勞且不庸釋翼輔而久於外。獨如吳吏民之日引領而望何。

送凌司馬之南都序

古者建國必固相維之勢。以爲盤石據。若我

國家肇起於東南。南而誕造於西北。故設都於燕。以正南面之位。然金陵爲豐部之舊。王跡之始基也。控帶江淮而負滄海。天下要害重地。故置百司與北都等。而司馬實握樞務。視他所守爲尤重。乃凌中丞以豫章節遷蒞焉。是尚亦厯南顧慮極所選哉。夫統治之任繫時安危。國家承平久。文事日盛。懸衡之勢必有分。則武其不漸輕。與故爲時碩計者多。願崇之而斯簡也。則舉功之與尚賢。寔爲羣望所矚。允哉其能。

諧乎。蓋自公往所蒞。即董率士大夫與共效行陣蹟。用屢彰遂進。監撫江漢。則綏懷柔緝。以寓震疊威命。又寧戎夷。使無滔心。楚之東西。皆式克靖之。則公之能用典。以謐和遠邇。所以率方國衛江服。而拱揖懼陵神都。得奠枕焉者。繫公是賴。今其以右司馬撫師。詰禁佐九法。糾迪邪慝。固謂是安足為乎。然稽之往所記。則訓齊於初服也。易。整齊於弛怠也。難。今南師之驕。且不可訓誨。命之止而不止。進而不進者。非一日矣。

幸熙造隆赫。綏祐無虞。即一夫紐焉。適不足患耳。欲大蒐卒乘。引繩排根。有所簡汰。勢將能乎。特煦嫗拊之。霈之洪惠。且上下相牽掣。控制彈壓。萬無失慮。以此憑恃。若蓄驕子。憐而鞠字之。尚安所議法乎。且古謂奮擊不足以當節制。矧羸弱既無所汰之。而習安焉。雖驍縱亦獷。不可使驟以法施之。必且震動而持之者。又旁睨焉。張弛不得獨運。一有所出。恐指拾之不暇。而又何以冀能有益哉。夫竭脂髓以養之。一有不足。

則謀而起。故虞之常不忘戒。則我二三老豈能無朝夕圖。然積漸之勢亦除之。以漸而已。胡得快一時不重慮。設施以序哉。夫自什伍之長。以逮卒旅之帥。稍訾相而辨之。而又令之以齊於所率。羣吏聽誓。漸申以弊。旗之罰是庶其不駭。起乎於拳勇有股肱之力。秀於衆者。辨而書之。教以禮義。奪其悍戾之性。躬率以聽。是其可以備肘掖之使乎。且世胄子以貳勲之故。所以優之者至矣。彼其心豈不願忠於國。特材武焉得。

盡長未嘗親事。有所肄習。而以之膺心。膺參預大計。是不在所以彌縫弼濟共翊之乎。夫規之而眡其圓。萬之而眡其匡。即才雖良。猶賴有以成之。況期以底濟而庸不竭哉。則往所以興者。皆此屬也。有以作之。奮於義。有以制之。使齊於法。則勢可以凌天。震地。蕩夷河嶽。

國家所以並建二都。遠控遙帶。規慮萬世。其有不出於此乎。凌司馬素篤密始受命也。已熟計所以消息運動。有成謀焉。鬼神與幾矣。此其爲。

靜以俟所自至豈若彼夕而飲冰者與余再見
司馬觀其意度越遠慨然以勲業任知
國家爲社稷計有人矣哉

送宋中丞移鎮句臺序

國家並建二京臨制四海而以重臣監撫畿內
應古周召分陝之寄若南服控扼要害示天下
以形勢跨引江淮重險揭負滄海而北向中原
故保釐之任視他所不啻十倍之重天邑也往
建臺卽於都內以爲諸郡襟喉所旣而海波稍

動則移臺駐吳夫吳誠輿區然偏於阻水利用
舟楫卽他欲有所應接不能機駭嚮赴若從天
而下故近已有分駐議春秋往來二臺又以其
暇省巡風俗遍於屬邑我宋公自今歲秋被命
來蒞以昔之嘗爲邑也恩在民故聞公至望之
如慈母焉未及下車卽罷所不急施澤與民與
可以寬惠加之造育以畜功用者無不至化翕
然孚旣而卽爲西畧而又爲東人之望也復爲
東畧迨旋也則又行部宣歙備威儀道上未遑

寧居因相度道里遠近四方所出六通之衢易
於期集莫句曲若矣且在都圻不百里而近又
皇跡所始也其勢若洛邑之與王城王城倚之
洛邑角之何者不克遂謀移臺於句上之朝下
公卿議以公所規圖繫治安長久慮其於經帶
控引聯絡輻輳計無便於此詢謀允諧乃命公
往鎮撫之其以時出察吏治親燠休加惠則惟
視舊句故未建臺其經始考卜式惟公鳩度之
以付所守辨材虞人匠氏營之巧人水師各以

其方效屏攝之次帷帟器備不淹時而工畢以
季冬之間遷焉乃吳惟舊民公之萃止小大莫
不懷愛以爲公不可一日遠逮有斯行雖知必
將至焉心所慕戀遑遑如不足曰我吳賦擅東
南即浩衍庶殷阜劇合諸郡不能半我而奚不
我畜顧移之他豈軫恤有當先我者其君子則
謂公所至無問遠邇澤無不咸或於郊遂或於
四方皆以夾輔保乂肆恢我王畧張陳闡繹將
天明威庶其靖之豈其在句有異於吳哉夫措

法畫制時有攸宜。即往者莫於京邑。蒞於吳都。與今茲之役。皆各有意。君子有徽猷。衆庶是矚。遠馭長撫。即萬里猶在階下。若古者封山肇州。樹之屏藩。其於名山大川沃野所在。經畫建置。乃罔不奉其神靈。以撫爾土地。民人所謂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句曲諸山。實爲名嶽。環天室而拱之。若纏澗左右。其隴巘綴縈。以達於秣陵石頭。爲靈氣所鍾毓。作鎮土中。則句在肘掖下。其爲翼肱。王造實謨。烈所未規。以貽我。

今日重以中丞公之往也。酌令典於星紀。申舊憲而布新令。其所振施。亦罔不自初。即推行之以序。吳且首漸洽之。曷其齋土而有不被光烈。虔於夙夜。武震之所懾駭。波不作窮導譯。而至於頌貢職於卉夷。固有古所不能致而致焉。若昔奉王靈而覃及之矣。即我春秋耀兵江漢。無所於試之。亦豈謂卿無戎行。士不服列。車乘簡弃。弓矢在檠。服不假肄哉。夫伐謀者。固不下席。而干羽之化。日顯休之。則雖形制氣使。險隘

院院勝勢之所折壓鎮遏攝固和之夫且不事而又何論隱然有磐石之依臂指之喻也

送龍府君入賀序

夫古之爲理也重哉其在內蒞之諸士謂之曰師師言法也外則設鄉遂縣方之士而又重以刑刺盟約皆有司存固重慎哉其執禁之詳也今之郡置理焉則又於政刑無不察豈徒議辟爲乎我龍府君之爲蘇幾三載其功烈在民煌煌乎盛哉今以

皇上大慶方國歡遂舉樂而歌舞之府君則將之以展觀於

闕庭所以祝千萬年無疆維休既覃率土之誠而畢效之矣因以

對揚光命出入周衛間睹雍雍濟濟之盛則知今之熙化和豫其蒸洽上下溢爲休祥禎符充諸宇內固有所孚格之已哉夫至和之作實始之民無怨讟而民之克協由其刑平也今天子蒞祚式彰仁聖之德百辟在位咸當其才

憲邦之刑禁。自都鄙達之四海。敦用平法。以敬
祗辟德意。仁恩流於五禁。八成之外。豈特以輕
典焉。頒嘉石之餘惠。與罷民共之乎。若龍府君
之爲法。則又推隱惻以奉宣。其所風聽。格之以
上德。使知遠戾。違害不待爲之。辟藏而後有所
弊成也。惟取潔惡爲里中。共患苦者。與重劾。故
時少年侮文。任意所欲。中吏恐失名譽。隨所指
導。不敢逆府君。赫然謂是下爲政也。皆以次除
治。使重足一跡。不敢復萌。故於治尚寬。而於姦

宄無所縱舍。俗爲益平。無擾比豐穰歲。登閭左
樂業。繫府君一人是賴。且法本畫一。民愚妄謂
爲監者。得搖手。府君障其流。不使放佚。時與上
爭可否。竟亦知所執。不可奪。虛意倚之。惟所論
當。輒報下。無敢反異者。其爰書未嘗傳深文。每
以片言立斷。卽覆按無所復得。至他所主嘗版
署監之。則又無不以理。最稱郡當與計會。故時
則丞攝之。獨符下府君。咸謂非嘗舉吳天下劇
郡。而以素有惠威在。若無事而治。曹史緣相代

爲穴。人自匿。非假歲月。何暇薰出之。不淹時而
庭中爲空室。塞之無所竄。奄忽如神哉。以禁令
之清。故人無不得於上。感動和氣。士爲中和樂
職之詩者。雖抑却之不能。遂與郡國爲秋請。蓋
不敢以奉職宣勞。能緝和禔福爲功。而必奉以
效之。

一人忠莫先焉。古謂以誠長者處官。不自伐。迺
心罔不在公。雖以

寵靈得肆其才用。越有顯蹟。必敬薦之。以共嘉
樂。歌南山有臺之詩。抑以爲殷周之盛。王繼作
未有如

今之纘服嗣光。隆於千載。若此其遇哉。伏謂府
君所以獻其明慮。以敷贊於

庭。述綜昭度。固其會矣。屬以法有虞考績。謂上
下皆久於其職。故官或世服之。今雖不必盡用
而亦欲久之。得究其澤。民尤欣欣然。思府君之
入也。尚將勤我乎。故不惟行役之恤。而多歡愛
之心。形而爲頌。是和聲也。聲能動氣。悠然被之。

則王澤之無窮哉。且古之理氏。臯陶蘇公。其德一而已。若我府君。敦之性實。而人以清靜寧一。酌之寬猛。而俗以和正。廣遂弘之體量。而政以平成。又孚流之情惠。而物以蘇越。順育儀之軌。教而時以篤。毖昭敘。揆之精理。而度以該。詳贍密飾之文學。而化以貞融。宣肆祗之懋勤。而風以沉深。固厚。凡此之美。豈徒省其刑象圖法。守建邦之三典已乎。固知熙亮大化。須才甚急。陟颺顯登。又不待揆卜而得。即雖自漢法用高第。入爲九卿。亦日之矣。吏民之情。是可以胥賀。無必眷眷於行哉。

送長洲陳侯入朝序

陳公獻計上。

朝正元用祗見

天子斯皇皇。詵於庭。昭對我受命。篤於休。蒸哉。於是士大夫相與祖之。吳匠門之外。髦倪咸集。有起而歌黍苗之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公之澤既漸矣。民見德而歌舞之。有歌角弓之

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言公之政有經矣。方爲民所依。有歌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公之于征也。且日望公之復。於是其觥伊觶舉而獻於公。曰惟公之德。惠綏我下邑。惟我邑人尚亦懷思不忘。公于言邁。則政將安遷。民之怙恃。公爲命。蓋若慈母赤子焉。不能一日釋者。今道理遼遠。公載涉矣。觴觴河流。公泝沿矣。朝宗之會。實思媚于一人。臣子之心。在闕庭下。無已時。疇不榮公之行。依光烈入在周衛之

內謁者在前

天子親臨。問得罄所欲言。上以摠忠。國尊主之願。下以民之幽隱。及所患苦。悉陳之。必且下

明詔發德音。有所振惠。施舍於四國。公之爲惠。愛於一邑者。推而被之無窮。此固當其會乎。夫公於國家也。其何善之不爲。不然。我有民人而臨長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惟一人之爲愛。庸與知其協比。緝睦有不寧。私吾邑者。底天之工。凡以效之。職司脩其貢賦。以備經入。咳數。征繕

詩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言公之政有經矣。方爲民所依。有歌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公之于征也。且日望公之復。於是其觥伊觥舉而獻於公。曰惟公之德。惠綏我下邑。惟我邑人。尚亦懷思不忘。公于言邁。則政將安遷。民之怙恃。公爲命蓋若慈母赤子焉。不能一日釋者。今道理遼遠。公載涉矣。觴觴河流。公泝沿矣。朝宗之會。實思媚于一人。臣子之心。在闕庭下。無已時疇不榮公之行。依光烈入在周衛之

內謁者在前

天子親臨。問得罄所欲言。上以摠忠。國尊主之願。下以民之幽隱。及所患苦。悉陳之。必且下

明詔發德音。有所振惠。施舍於四國。公之爲惠。愛於一邑者。推而被之無窮。此固當其會乎。夫公於國家也。其何善之不爲。不然。我有民人。而臨長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惟邑人之爲愛庸。與知其協比。緝睦有不寧私。吾邑者。底天之工。凡以效之。職司脩其貢賦。以備經入。畎數。征繕

之不遑豈其爲上而有不獲已乎。固莫非我土
宇而獨邑之與恤也。故公之字人比德以同惠。
曰無遠邇井遂郊甸其有以異乎。通匱振乏興
滯出淹其爲善於身有以異爲善於衆乎。我於
四封比而不別則其視邑也恒急而視鄰也恒
不殊於邑視天下皆憐若也。此公之夙夜勉焉。
冀以鎮撫邦域而大庇蔭之無乃罔不咸遂而
俾實有缺未之能以覃及則舉所爲邑而效之
乎天下其庸不自此昉乎。且邑人之望公者曰

我民用又安。三時之務尚亦繁公是賴以無廢。
其能舉穀籍以佐廩入使釋繫象而從上之事
矣。民之多辟使無淫從其欲而有悖心亦惟公
正之滅有佚罰矣。海於有蔽裔夷之謀夏者自
公靖之俾遠跡然聞其奔敗之餘尚繁有徒其
欲掩我不備無日而忘之。是以怙恃公若將不
能釋然公於行也亦猶是未之忍深思而長撫。
博慮而遠謀曰若之何而俾惠之不殄也。若之
何而貽以經法無動搖也。若之何而扞疆圉罔

後艱也。蓋非燕我以利備生遂無恐也。則必以厭浥久其澤。非是弗庸也。公身在內而不忘此東土。餘教遺俗猶可憑焉。以成大功於民。民相樂公之嘉德。則以茲遠涉也。而有愛心。冀公之和樂以受多祐。且政成而致之宰司。尚亦揆之益受。

天子之顯命以旌異能。然惟是民吏所望。於是乎戒徒御。速驅之。我日以冀矣。其曰耀明公之績。是且為之郊社。何能淹久於爾下邑者。則公

所上計已畧可見之。施用四方之寄。無亦惟是為重乎。大政行有待。其暫以章明命民。若獻替朝夕。秉筆贊為命式。在左右則方需之矣。以公咨謀必周靡及之。懷尚亦駢駢於役。德之日建。雖入而給事。

殿廷我民亦日在宇下。是何異公在邑哉。

送蔣僉憲兵備岳州諸郡序

蔣使君守留曹且未一考被

命按察岳州。以武衛從楚之政。夫今之時熙治

矣。豈猶有所重圖於民。使南面而不釋。然忘楚之慮。亟以使君臨之哉。且譬之衆材焉。使君於今。今之棟幹也。是所重倚以構造我方夏。豈其無選事而授之者。楚於天下強國也。自芟冒以來。筭路藍縷以處山林。而能脩其車賦。治其戎兵。以與晉更霸。故其餘俗。猶以武扞勦勁。輕心爲習。逮今猶故也。且其地莫非崇山大川。廣藪是能生殖百物。以成嘉功者乎。然非下之利也。自昔封畧之固。而因以怙恃爲不靖。急而走險。

其能以狡禍猜忍之性。安其田里。可鞭箠使者。其與幾何。故易動難安。以武力介自逸。而憑怒以騁。自非柔服訓齊之。以禮教。而又董振以攝之威命。幾何其能使山藪林麓。絕壤窮裔之人。而無有不被乎。故汪是土也。而介以昭丘。沔漢所謂金城千里者。合資澧湘。澱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昔秦與荆戰。而爭洞庭五渚者。是其地。雖虞夏之際。三苗且負之不式。化矣。歷世咸置。徼焉於以畫地而守。險固。且踳踳科頭貫。

願奮戟者。又其恒俗然。陟梁為患。烏得不為深計哉。語云。誰不可喜。誰不可懼。故雖今之世。抑豈其無。而使君之才。又閔議長慮。環達博慎。何邇圖之有載。其明畧與之勤恤。以宣敘百職。固國家是賴。往既為郡邑。則無不即。又及為士。以詢聽佐司寇理。又以文無害稱矣。是皆未足效其一二。故斯舉也。以江漢之間。控扼上游。門戶庸蜀。而襟帶荆衡。其險固則東南之重地也。是尚可抒其才一日乎。夫民惟險則乃多曠矣。即

方舟汎泝而濫於重淵。淫於巨浸。渺瀰烏舉。遷徙固其所習而安之者矣。其有作奸椎埋。欲窮其狀。彼且不肯詣臺置對。亡命山澤。奮臂一呼。什伍相聚。急之則挺而起。緩之則浸而日甚。是安得不病。有司憒憒然恐。一旦發也。吾寧厲甲兵驟作重効。盡出而置之。法嚴若束薪。使無所逋逃。豈不快意稱善。能制其命矣。然何以懷罷士之心。使無敢犯令。乃欲以一切勝。凋劫之餘民。且不見德。而人求逞其願。吾能以其欲盈乎。

哉。方城之外。楚之令典故在。孫叔之制。叔時之教。是荆人之所服習也。抑豈無其餘風遺俗乎。無亦使君之所以治。舉德刑政事典禮。酌其善者。內戢其民。而外以經武。因以春秋耀吾兵士。不惟昭果毅以蒞之。休動之以明惠。綏柔之申令。簡服楚之士於禮義。以蓄威於天下。工賈商農。不易其業。父兄之訓。嚴子弟之率謹。卒乘輯睦。師人有禮。吾一拊而巡之。恩踰挾纊。故甲不必釋於纍。兵不必出於翳。弓無解檠。矢無離服。

而武衛以奮。洞庭之波。若在杯盃。阻深暗智。若在宇下。何潢池之赤子。能盜弄為武羅伯之地。不惟使君指顧使。而以寇令施之乎。且楚人輕而驍。固天下之強兵處也。而又擇所以授之。若此。抑豈惟楚之為。往者嘗一用楚之兵矣。當其隧井湮木。刊則又何賴於鍾鼓之師。而且以蠹賊我中夏。故以使君從楚之政。藩屏焉設。內政焉寄。作戎兵以待。不庭不虞。天下惟無事。三選之士。不待令而集。二廣且駕。必無留行矣。若司

馬法所以致衆於金鼓之節。是振旅芟舍之常也。豈謂一二長吏不能時訓而月脩之。而待使君乎哉。故必先撫之。而後惟所欲用。不然以山川形勝異時所跨據。而進與中原逐者。是其輕以委之。余是以知使君可以此定功業於當時。光於前之烈矣。

送戴刑部守撫州序

惟皇四載秋九月

天子命司六遂之士戴君若曰。惟撫實介郡僻

在江服。往陶正是保。以佐我王室之禮器。埏埴

之事。陶旒方以度髻刮。豸苦不入苛慝。不產

民以無忘厥疾。惟是甌篋尚亦崇有虞氏乎。不

然是瓦礫也。則亦何有於王府。今余命女牧女

其一乃心績。乃功法。乃百常者。爾股肱以宣爾

有民。余亦惟女嘉。越若有顯命。爾所弗志。迄於

裔土。其與幾何。戴君既祗服顯休。誥曰。惕以懼。

曰。我其庶哉。若之何免於戾。駕而南也。訊於塗。

惟邇言罔不用謀。既見劉子而語之。故劉子曰

子其邁哉。夫撫易爲也。臣民生在勤。而撫之役不佻矣。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敦惠。惠以保業。業以定功。故治可明也。事立則動。時利建則力紓。惠敦則求阜。業興則俗無敗。功定則教不煩。動時所以給濟也。力紓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周徧也。無敗所以徵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今撫之民固勤。恁朝夕不遑。暇豫矣。不謂無怠。無傲。惟土功是放乎。夫能動民以力政。而加之以純。因受之以蒸。遂重之以率作。和之以廣。

厚。其何事不徹。而何生不育。且治民者將備未至。而設之者也。匱而後圖。憊而後知。恤將侮之。是召則何以在上乎。若夫山林藪澤。田疇原麓。衡虞是朝夕之所有事也。而使窳墮簡棄。不圖康功。是即繕完緝比。遂其肆。旣殫盡蕪穢。困竭余雖欲有於人民。其若空饑離逝。何故。長老字幼振窮分乏。存寡收特出。淹起疾扶。罷興滯是。所以承上之惠。而導之民者也。鳩率簡役。賦事發功。布藝程績。登效輸備。納享儲資。用器是所。

以率下之忠而致之上者也。且予法吏也。而獨不聞乎。五屬大夫皆身習憲於君前。載而布之。鄉遂之長。察民之麗而致之辟。其有不從上事。而倨傲易令者。弊之以邦成。其有不育於家。而怠昏從欲者。弊之以邦成。其有離俗怪嚴。擣誣竊令。與夫兢於刻鏤。繁於文章。淫於奇巧者。弊之以邦成。是典圖刑象。職憲之所守也。而假他求乎。今吾子即撫之治。勞之休之時。其出入煦嫗之覆育之。詰姦慝。禁泆麗。止窵撓。懲辟暴。剥

禮新敘舊。任良物官。研範軌正。庸勲僇工。施告宥戾。可不終日而聽。縣鄙緝睦。經產阜繁。惠殖孔固。其有大役聚人。以心羈而。又何假令以驅之乎。詩曰。不僭不忒。鮮不為則。不僭言不康。娛以縱逸也。不忒言不淫。用於非彛也。為則言上下服習而治成也。夫是以功立而不廢。教行而不阿。載之以令名。奉之以勲列。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茂常。百世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日登。其受祿於天也。則宜戴君起而再拜曰。若夫子之

言實長國家抑又以厚吾私也。漻也敢不承。

送龍使君赴姑孰序

豫章龍使君以法理佐吳治既三載政平而民悅。上其績宰司皆最諸郡。謁者使按部交於道。爭言狀亦未有不極褒嘉者。故事滿一考當以省臺召。時適有條上者謂仕皆重內輕外。無佐國家共圖恤氓隸意。自今官師能以治得民者無須召。特與久之。或稍遷秩移他所。必使竟其惠利郡國。乃弊羣吏不甚繫於民者。召試補其

以最登為民所不能釋倚恃切至者。昇之保又。故以龍使君為郡丞太平。去吳蓋不五百里而近。雖移莅其流風善政猶可旦夕相及。既為姑孰簡賢亦為吳留使君計也。夫兩地皆密邇視。成周洛邑為今馮翊重。

上所欲首加惠者莫茲若。則其用人寧得不重。慎雖以常情榮內。謂使君猶勤勞執掌者。漢之。之刺史得刺舉列郡。然其能舉職者纔得守郡。即今之用臺省為郡皆有所銓擇。差次則郡烏。

謂輕哉。故以舉則視之績效。以地則控扼要害。以奠枕京邑。其雄劇甲東南。豈直一都會哉。撫有千社。赫然為都尉。秩比二千石。治理紀綱。文法教導。職所自出。與夫委迤省闈。出入風議者。其得為執專。且使君之於吳。雖以糾戒。令察訊辭。為法比。而凡大政布宣。罔不預。即有期會。誓命。致其屬聽。為質要。受憲論罰。所按職無不舉。嘗往來諸郡邑。具威儀。道上行。不少休。故諸郡之漸被使君也。稔。豈特素聞其聲。傾之哉。今江

上之役使君。具有成畫。所施設圖置。已論之。目中。故其往莅。意甚得。知其地易為也。其去吳亦復輕爾。知所以圖詢四方之政。辟野而達之。甚邇也。封畧相接。一彼一此。即其在所。何異往者與。况久於其職之令甫下。廼少進使君階。而使即其近為政。

上之所以曲惠吳。而且隆於使君也。其無既乎。故民之淹於澤者。雖惜使君遷。而猶幸壤地鄰焉。設有奔赴使君。其庸不急我乎。欲為留行既

不可。而猶眷眷日望之。且聊用慰者。以此。若余荷使君特達之顧。及吳士之逸遺。有高名者。雖在布衣。使君皆折節下之。與抗禮。昔曹相國在齊中下。蓋公等特爲黃老。然猶以此顯名。即吾屬不能爲使君光益者。使君所以治。皆得其理。要固何能爲萬一。然交禮廢久。即使使君能得一二士。其重也有出簿書法令外者。豈較尺寸間哉。余欲有於使君。無已時。謂斯授也。居國上游。形勝自古記之。昔

國家之建也。濟自采石。及今天下方安。所以爲萬世慮。亦自茲始。故序以送使君。

劉子威集卷之十一

劉子威集卷之十二

長洲劉鳳子威撰

序

送歸憲使北上序

歸憲使自滇之役家居者父之以親老故戀戀也逮既獲奉大事其於心已無復之矣獨可不及時自効砥節官下極報稱之意乎夫時者千載不可復也今

天子睿冲煌煌仁聖哉海內欣然向風士之願

依末光絕炎以自濯磨恨不能致之上耳迺自昔領憲布之方州以表率揚厲負荷甚重則所以圖效者安得須臾忘哉往以親故有所忍而待之今又何所復需且股肱四岳利國家尊主業宏輔毘益實專制之苟可以濟時之急何必計淹速日而致之恒恐不足者貞臣之業而忠國之至也卽憲使之爲圖也始自爲理焉舉義憲以糾繩暴豪無不懾伏旣給事省中義形於色奉典以贊辭命其所察舉益嚴以遂爰置方

岳則彈壓控馭凜有風裁雖俱在二千石列無不側席讓此其爲烈豈有所顧不盡哉今其時旣尚法治益蒸蒸吏無敢懈於位以偷一切且下

明詔求賢才令起家佐吏爲治無得優游養聲譽爲夫以時則務勤躬砥礪精勞蹟效爲急而以退託偃仰爲尤此豈得高謝無所事事之會乎故以憲使之峻烈厚功三府累書上徵必且授華要重職倚以大政蓋自此始然予所望憲

使者庸乃不盡也夫立功名者無方慮時變者
迎而勿失故謹以奉之極所向乃無不力不敢
違勢易形而專已自措此善就功而無不得者
也若盡以法切劘之效必然之畫持立斷之議
一於公而罔後恤豈不毅然必行哉顧今之治
亦太章明矣綜核深盡動無遺慮幽隱必皦著
無所遁匿然於惇大之化渾噩無象寬裕純厚
而不務察者不少異與爲國者當恢張視聽示
以涵覆長養而又兼容藏納垢疾無不受今纖

微必著盡物之情交際往來一裁以典制責吏
止食菽飲水迫促太甚且阜安昌庶之日而乃
敦儉過中漢以不備法駕威儀見詰今之裁約
矯飭至無所措手故願稍潤色以章采文物繁
儀縟節以宏顯

國家盛治光耀於來裔益培植元氣此非今日
之便計良畫哉雖廟堂之計當有弛張予奪非
下所敢知然列岳效誠其於風化之污隆始自
意所向而輕重遂決况表章風喻皆其所得爲

者變化之漸又奚俟乎故於憲使之往予竊三致焉夫流愷易施惠和助宣上德通神明以致雍熙揚百世之絕風此本行上仁茂功也卽登機輔據政要何異弼成九服勤宣之休聞乎

送何制閩之福建序

昔在禹命九州經別云閩居海中雖暨聲教固以荒外蓄周官閩隸則又以牧圉視之逮漢入職貢略與內地等然其人民固柔順易化地雖阻險而沃野千里足以自資自昔未嘗患苦中

國其爲不侵不畔之民久矣我

國家初建則又首服從迄今殷庶才僑往往是出迺邇者中夷寇創殘之後綏集者又十數年矣繁阜已不啻昔何子侯乃被

命開闢其地夫文化之於勗萬邦也固欲使民至老不聞兵革然方國各置率以經武陳師鞠旅焉豈以治安而不祇戒崇明命乎哉若閩被海東南駭焱騰薄往來呼吸尤不可一日忘警是以上厯

登一風集 卷十二
廟議其爲遠馭長撫綏靖之計蓋至詳以悉何
侯世將家慷慨有意功名其受茲鉦鉞軍鼓之
任罔不夙夜圖以身許國蔑有顧矣邇以入
賀事畢道吳予壯其意爲道閩故以送之夫閩
內阻海外限以崇山接界甌越其勢易以爲非
然而不敢者以漸習深諳禮義父兄之教子弟
之率有素也特孱弱不勝兵一有警使之卷甲
而趨攝弓而馳則惟怯幾乎僨敗矣求以有功
其將能乎若往者役皆召外兵僅而克之後乃

益募士屯戍予嘗周歷海上按軍實蒐乘簡汰
之矣皆烏合不逞少年平居則梁倚驚鷲不服
馴及督之凌陣則爭先死敵者安可望之令之
進而不進止而不止前後上幕府以不中率召
下鍾官不至理又不肯置對悖桀不可如何者
數矣徒勞縣官供饋則又非一日之故也至衛
卒尤弊而易訐若驕子故原閩之患始於姑息
而軍法不立恣其要求復諱於欺詒養護醞釀
成之自非有專斷之才行之以果明於勸懲罰

必行而無貸以司馬致衆之法訓之平時誅後
至者則可以視吾旗鼓而爭效命矣此不繫之
將乎傳云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大抵江以南之
俗慄輕非無逸材驍絕敢奮之士顧教不先焉
故私勇犯分椎埋作姦而怯於公戰使令之必
行則可驅之蹈水火而患無選士哉且閩內之
則山澤之氓遯於幽荒習谿子黃間隱伏肆剽
掠其人顧不可驅而出使備他盜與外則瀕海
善舟楫千里邀利通貨賄以市於外國一二長

吏或陰縱之浚利也深則敢公扞法網無所顧
忌其啓隙兆姦非上致之則誰與故非得廉武
健吏深治其狡禍之民過絕其黨徙遷其豪一
蕩除之而後施以寬惠使無復者則烏能愉快
哉然此固自監司任耳今之命閫其權寄也輕
雖期於共濟而勢不得專獨可振耀威靈以揚
厲光命佐宣其間慎固封守而已若東略之不
如則亦預有事焉而得謂請問諸文吏哉余旣
習閩事故喜爲何子侯談若必欲舉舊典則往

置寨皆於海中。或去岸數十里。今畏涉皆內徙矣。率是而四封之內。儲峙器備。其廢缺也可知。顧閩非用武地。獨可文教綏耳。卽天下有事。嘗坐觀。旣不能患人。而亦不足以爲資。何侯方欲建武席卷乘勝。疏封爵。知閩且不久借也。

送蔣按察序

國家稽古建官。其重外服。尚亦昉周之受憲於王。習之司府。以致於民者乎。周之制旣建方國。而又使大夫監之。則今之按察是矣。今之監郡

也。旣設巡守焉。而又因地之輕重。設兵焉。復置監也。乃蔣大夫自刑曹往矣。所分地則楚之岳諸郡也。阻崇山之固。帶以洞庭之險。所謂舫船載卒。循江而下。則此其襟喉哉。以地險而人輕。勦故宿兵焉。其在周。掌固。掌修城郭。樹渠之固。頒其士庶之守。與設其飾器。及有移甲而具財。用皆主之。是則今大夫之所守也。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又司險之所有事。其攝兼之乎。夫雖極治之世。不忘備。今之爲兵。卽漢

之踐更不行者出雇山錢所謂過更者也其在郡邑往往有之而要害郡特爲重屯且以憲令監之然兵不素練所謂驅市人而戰者又多驕不可使令之左而不左右而不右則何賴於兵而且以厲邑屋爲兵之驕非一日亦不獨楚也往者所以稱強焉以嘗厲兵秣馬而摩壘焉爭一旦之命則安得無百金之士出邇者恬熙累代有司者且怠不可復整是安得不厯大夫哉且吾聞大夫之舉也敬慎以周動無不悛必疏

其穢而鎮其浮非徒文告之以也皆若身隱焉而恤之其有悛而不攝則敦誨以固和之而後加以威怒攝而徹也而始置之矣視若彼貌爲政而實不從者遠乎哉故斯行也是且大庇民乎而獨於兵焉寄也夫司馬法其致民也與司徒共之而群吏聽誓於前皆因春秋之暇抗以師田之律設表令衆而信其期惟吾旗物鼓鐸鏡鐺之聽雖以簡軍實也而示之教尊卑長少輯比和協豈惟勇力之尚焉已哉故其師也和

而惟吾所用之。茲以大夫之能用典也。而畀以楚之岳岳。固今高山大川四塞之國也。楚人銳而習於兵。大夫勤而撫之。其受憲也。於以命我。一二長吏朝夕警於位。以布之其下。有不如憲者。從之以辟。兵有如向之驕焉乎。夫楚惟無釁。我是以保其旅。不然洞庭之波。而且滔汨蕩湮。淫及我四鄙。其何以靖諸。而且望江漢之間。有能恢我王略。以事中夏者乎。昔莫敖子華稱楚之不爲爵勸祿勉而奉社稷者。則子文是也。若

子高勃蘇皆能以其身揜楚方城之外。今蔣大夫固社稷是謀。豈獨爲楚然於表漢水而繫之。思其猶從子文之烈也夫。

送巡撫朱公擢南大理卿序

歲在商橫。敦牂南服之民。嗷然不安。棄其田業。執作而好詆譖。噍訟羯羴爲俗。豪健者爭黠詐。以逞相。蹈藉陵轢。幾無政矣。事聞於

朝。當路者憂之。求所以綏輯而難其人也。時大中丞朱公方撫戎畿內。亦且未久而政化大孚。

乃徹以紓東南之急於是聞者皆欣欣以喜又再閱月而公始克至未及下車而罷所不便不啻數十事既下車條所宜行舉舊令申厲之者又不啻數十事已乃循覽民俗曰是其風黷矣亂無章矣夫揚越之民輕心易沸涌不圖難迺自古記之矣苟靖之以禮可臥而理也何徒取威重眩曜之爲且不惟和協是務以訓定柔服而日擾擾焉訟者必人厭其欲質成者視上所向背是胥相奪也則亦何政之有夫政猶水也

平則浸液滋漉咸取足焉而物不自覺激之則湍怒坊之則潰決夫民亦惟順循其故奚必有所繫盡反其俗求勝之哉故自公之入民已帖帖服矣既則人得其所宴然忘其昨之蚝起而譁也然初未見公有所奮厲誅賞轉移若是其速故咸神公之化謂孔子猶云朞月後可今則未三月也顧若此何哉予昔隨公與計偕游甚洽見公論天下事必先辨其幾譬諸射挽強決拾調習簡服端審所向而發則無不中矣公蓋

握其機要以運量張弛與時推移又譬則操辟
閭步光以宰割掇摘應機立斷其精光流越固
使人怵心駭魄目不暇給者矣且東南負海夷
衍又財賦之輿區也頃裔夷陟梁勢不得不陳
兵而守歲之不時民力尤詘屬更張之事且不
可知而公默以道消息呼吸而定此其決策目
中而制勝域外尤彰彰者若其他通變成務因
應善用底滯難行者曲而暢之不見其跡所規
措裁融推行創革要使上下宜之而已故徭戍

至重也征繕至繁也轉輸至困也造辭至譎也
案牒至淆也賓旅至冲冲也自昔積日累月患
不能究公獨若有餘裕差次厚薄程立期會節
限經度禁奸止邪覽聽竝舉酬對不廢事給而
民力舒吏無以搖其手人之恃公真若赤子慈
母謂不可一日釋無幾何而南大理卿之命下
矣則又戚然若奪之寧宇而發露之謂自今其
何所庇哉蓋公颺歷於外又且將登公於政地
寄之以弼諧故一歲而三遷其官

主上之知公厚矣。卽雖東南重地，其奚能久淹公哉？於其行也，諸縉紳大夫咸望公以天下大計定。

宗社鴻業，豈惟吳實賴之？然所以爲吳者，知公獨拳拳矣。

送吳縣尹魏公序

閩魏公宰吳邑之三年，以旌命行鄉士大夫集而祖之，罔不惠德庸勳。子戀疇誦深思而不獲，曰：公若之何？舍我且吾邑泯棼決汨，政是以龐

民亦惟不靖而恠淫，間之逮踣，弊不振自夫子之來也。惟是典圖法令，月舉而日修之，以示無更於舊而齊給敬敏，外內蠲慎，則有加焉。曰：民用弗擾，其惟任土之貢實繁與？然吾有山川原隰，陂澤藪野而田疇以庸之，勤力以任之。若之何弗克，無亦惟是令之不時，教之不若，而侈縱其欲以盈之。若原水之畔渙，靡溝洫，畝疆以宣導防壅之，幾何而不散越以竭也？其尚能漚而爲澤，疏而爲瀆，以浸潤百物而生長，遂成天地。

之功哉夫民生有欲在所以節裁之吳之俗侈以誕寬以浮夫侈則好盡盡則匱誕則汚汚則誣人寬則弛弛則凌犯浮則離離則容姦於是乎裁量以平之象物以儀之審用以議之講事樹列而輕重布之使不踰其則經用有常費出有極百工以度藝事以程冒沒者辟逸惰者辟游觀者辟侈麗者辟淫巧者辟作無益者辟紫敗素器苦窳不衷程者辟共儉視其居惇固視其習粗厲之甘而朴愿之尚器幣交際宴享成

禮而已不繼以淫所以豐利養民人也明清以蔽有罪簡辭以懲不格慎稽以平百役昭哲以展百事參伍以辨隱伏湔滌浩蕩以出幽滯自詭以競者實之無縱爲人詭以競者實之無縱所以辟怨靖民審度不好物也守府之憲極以一之無上下手以二三其聽塵則有征夫則有賦賦則有等等則以階階則以列無能淆者雖貴無所服事列於齊民其有請謁無自入焉無細抑大凌以忝鈞石尺寸之間必察耳目之用

權制之設重以密矣恐教之未狎慮之未純則
聯之以黨族傳之以長老道之以話言而又隱
親以恤之董率以齊之綢繆反復以誨諭之民
從之者如鶩以淹習簡服相漸於茂淳之化沛
如矣夫雖一邑其政成矣德之咸暨民歌舞之
矣詩曰悌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愷悌之言和樂
也君子和樂於民雖不期祿祿將焉往是以知
公必且大啓寵服以與在位又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夫愛言仁之結也遐之言永思也公之

仁施於天下而吳藏焉永不忘也故於公之行
也知豈獨吳之民懷之雖公亦豈能不惓惓於
吳哉

送邵侍御還朝序

重夫今之使者按部內也其為惠尚延及我世
長我

國家無窮之基哉古者天子省方曰巡守各以
一時遍於四岳不其遽耶且何以能給也當是
時固簡道路之不遑則何暇舉典制從事乎故

今者憲古有作若方岳歲以使者巡之必朞而
遍吳服雖在畿內然千里而遙其要且劇又非
若他郡國比也使者之出載簡書以威命法禁
從而吳實基王業本根四方以羸賦從天下力
政雖分部止四郡地介江海沮洳被帶邊圉自
昔稱難爲矣我於越邵公以歲在婁之玄月始
至秉宣庶猷祚之明德齊敬之率禮命之示威
儀之則億其上下以攝固和之夫旣敷前績陳
諸功其光耀耿於民矣越有成慮曰是其無煩

刻轢侵之深督細故毛鷲重劾爲也往者直指
使乘傳按鞫輒根株逮務在深文訊治論當盡
鉏去之稱愉快者謂暴豪犯法者衆不得已而
用之豈故欲厲威嚴事聲烈不惠恤哉今藉

天子寵靈忠信愿慤之長廉公奉法吏布在列
位所以致之民咸兢兢畏慎而民亦素祇德意
罔不懷卽支縻土委芒刃之不劇安得郤竅大
者勞批導哉且旣無名禍吏敢恣睢又無若嫺
氏宗族大者相亂敗何以施斷擊梨來之無類

乎獨少年睚眦小忿競起而闕至以爲俗蔓延
及之橫里中漸以滋長不可遏公於禁之間掠
治不過數人遂且懾息不敢動猶以爲未也則
索其原由父兄之教不豫子弟之率不謹所以
章示之軌極以禮化浸潭消之行且自息若激
則有所傷今潛移之功相倍而不覺也蓋俗本
輕心慄扞之氣自古記之矣重以窳惰佻巧遊
閒者衆暇則恣以熾趨譖背誕詭從蕩逸侈縱
之以又詆譎善訐習文法爲奸不可勝窮公旣

深得其情矜之折以哀敬捕督發覺者訊服卽
奏行不踰時論決乃罔不惟善良之植訓民之
不祥以底於恤漙本肇末勸之賞刑威怒除其
莠命介其讒慝比其嘉德柔其服從合其潰散
不日引不月長則糾禁以明徵之校飾以篤誨
之宥寬以靖和之民之相應以自革而圖卽康
功孰敢厭其私以從其回不緝順哉故朞而化
成今公將以治效賞第百吏之宣翼勞勩及所
讓詰法辟訾程事算與所觀采風俗聲詩時趨

之會五方之音其所中何律上之太史以作稽
政化令百官齊戒受質庶幾有以藉手以復於
天子若曰東南距海壤賦俱上上天下倚以安
危臣奉令休勞之無敢不竭民蒙惠利深至傳
有之曰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操國固上參用
辟則務時寄政而操國趨治積則昌尚需之待
所至哉今民不憚征繕以佐

國家不有以厚綏之無亦自艾傷之而何以能
集日者裔夷敢窺我間臣與二三將率躬扞之

海淤悉殲之部中枹鼓不鳴者無非 上之德
然儆戒無虞是其可忘异哉蓋公之慮我吳至
深以遠其膺保顧綏孚貽我永世賴規裁申畫
彰瘡豈徒效之一時赫赫在人耳目哉一歲之
內封事屢上皆以佐寬民力與祗辟之釐舉法
制報可輒見之施行不可勝紀而守便宜得專
決者復不論也特其事多慎密或非所得聞且
陳憲布常威重莫測愈益神明之故衆庶涵育
焉孰知其所以然乎今其獻功於以論可否條

列利害定萬世大計亦謂今天下之勢少急矣
寬猛相濟誰能一之而可無患者況新服政亦
罔不自初夫既能總覽之矣共儉之務以愛養
元元守之信誠豈其阜殷之難而政猶敲朴用
也則吳之從政尚亦得免於郡國後無窮之問
豈惟民庶賴之時巡之義揚

天子休烈其光於古益信

送通政使周公序

隆慶初作

主上御極建置宰輔用統百官致天下之良材

聚天下之賢俊則有我周公召起自浙端委黼
宸前以詔媿而納之善於時敦誨舊老儒藝經
術博聞弘達之士充於王庭徧於有位凡

上之服物章軌典制法令自密近而施之邦國
與夫興置施予懲罰詰讓無不比於憲公執規
盡諫顯諭匡導誘啓其衷而陳力致效於何不
盡也若正色危言犯而不隱與救於既發力倍
而功半者其事豈同日語哉蓋際良時佐隆治
其勢若因洪飈而託纖羽引江海而沃槁枯故

不見其勞蹟而潤澤周渥張舉振發有不假論說而成況其潛計深慮謀謨於廊廟者豈在野可得而言哉時且計公卽秉衡操成大啓我疆宇以純祐我萬世乃側聞公以

簡命曰爾作納言南土惟是舊都王業本根爾其靖之其庸愈可幾乎故徹肘掖之親而分宣翼之寄去朝夕之地重臨監之任夫公於四方之政旣所備具明昭利以敦道之當必有所崇樹余何知焉然竊有獻夫江以東在古不乃

甚重若今可不深圖乎東南沃壤強國貢賦分天下半其遇水旱不虞之患若吏理失職則上關

宗社大計貽宵旰及席是當求其源思所以消弭拊循長養之由不徒爲一方計實天下萬世計也且布上之德而遂之民者五屬之吏吏所以聽論斷擊者畫一之法今用舍旣慎擇才益審吏皆賢明法更詳以密宜與昔加治而視閭井生殖繁富於昔何如也人情澆浮易動於昔

何如也。爰書填委毛摯於昔何如也。是非吏不
精敏。法不備。與教督不勤。察舉不嚴之故也。殆
求治太過。上下之情不甚相悉。故雖竭精神盡
心思。民愈不見德。理之而益焚。澄之而愈淆。其
由此乎。夫情貴於流通。而或壅遏。將使柄易於
上。勢竊於下。其患於何不有。乃自古識之矣。然
健者諱而逞。讒說僞以辨。僻以堅。震驚交亂。皆
言是媒。使言而不擇。是衆爲政也。則亦何有於
治。故自昔理亂往往因之。而喉唇之司。肺石之

任。必求忠信明察之長。觀變審勢。識大體不徒
以廣稽覽。采流議。苟遂譖愬爲也。今咨於朝。而
得公其臨之。固知其務慎也。何有哉。公行矣。風
之所趨。是爲政俗。輕重所由。不必易置。人之情
矯而爲名也。易立。吁。嫗而爲恩也。易工。略形跡
而取衷於獨見也。難持。違衆欲而必申已也。難
遂。是以君子之言多疑。而細民之情易徇。弘遠
之議多格。而萋菲之說易流。單危微悴。多以貌
欺。而士族世室。每以實辜。此沽矯激。訐操切。刻

轢之習所以未絕也。喉唇出納國是焉繫。公於持之由是焉知所望治矣。且銓席將卽召公入平其政。政本之平豈惟南國實受其惠哉。

立春日集周公瑕止園序

予始與公瑕同游於博士學爲儒也。時且俱少而公瑕以才名聞矣。太史文徵仲氏折下之名公卿爭願識以爲得交。晚而公瑕亦雅自負。見試通一藝者輒補吏百石。去獨心輕之。慕長者

游如恐不足。其日誦諸家書蓋餘數十萬言。故時喜爲詩。則又以詩名。鴻都學久絕緒。乃尤善。凡將元尚篇卽宜官皇象之跡無不工。故客至求書若詩。卷不容軌焉。乃公瑕所欲用其長庸爾乎。嘗駕而遊。所適輒慨然傷之。方事之殷。恨不一當彼其持構者。何方所循以載大名而竊笑長者。且吾不得賦事。其若彼籍勢者何。然其交皆天下有名士。多推穀之余。遊自梁而返。公瑕方膺三府辟。意者其有遇乎已。而竟不就。謝

歸目所居園曰止示此區區者無以爲也今歲
始交春和欲布予與三數君子偕集酒所相與
和歌慷慨已相視而笑若無人乎側者夫往者
狗屠椎剽張次公之屬猶且睚眦傲睨當世况
予輩意氣直陵古賢豪出其上初豈願承意曲
說不敢直引當否苟以徼一時名無所取舍以
循謹稱哉顧今老矣俚賴無復之遂相與止乎
彼抱關者何人斯而任俠公子且依以爲名記
固云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吾固不能強力有

四方志退與二三子共偃息耳獨如公瑕沈深
好書意且未量賓客故人猶日夜爲居間與一
舉足則有所重也而耽此園游之適其亦將往
而不返乎吾聞之書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
反之於虛則消液空無此聖人之遊也故曰作
與止時以爲客時以爲主庸有非乎故其止也
適其遊也天吾且與遊於酒人乎酒酣以往意
烏嘆喏烏界反者非誠不能忘於懷將寓興乎風
人之旨目蹠陽阿之調意存綠水之趨卽古者

相命以詩也情見乎辭殆多感概憤詫悲惋不平者則氣之致壯乎予不能知之矣且堯始作遊故居息偃仰皆義有所取公瑕之爲園也後倚專諸之市則申胥之所嘗吹簫也前望要離之塚則伯鸞之所願託也吾非宅是卜朝夕於斯焉意有所寄之若然者則滑稽脂韋視之有醜而激烈之氣時若周作僨滿譬之奏伎官知止而神欲行猶之非吾所及止也故觀於其堂顯敞以達御設几席尊洗皆華而整宴豆有踐

康嵬在列左廂置圖籍容謂之防則將和墨恬筆乎右爲小閨連謂之篋潔涓以窅聖以白盛燦若雪焉前擁沼蘭蒞盈砌文木翳蔚左右倚以臺無室曰榭則可以遠眺望納爽清之候若坐堂伏檻映池紫莖綠波戶牖被離無不稱愜者其致美矣乎及延入小寢曲隅修奧牀第帷帳雕幾纂組盈目焉夫丈夫意不可期卽富貴厭足乎強而止矣吾與若所謂介介者無亦謂以此耗落之聊自娛耳何復云摩之不輟穎猶

未闕耶

冬日與客游天池序

管子云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余與二三子遊於山澤間寬然自放無有營務役勞其躬循物之理殆有休遂安恬得所用者夫正靜不與時爭極動適不與時爭始未得天始則隱於幾已得天用則肆於力吾與時寧爲主乎將爲客乎時玄冬萬物閉藏蕭落寂謐雨陰方霽雖孳繁蕭厲然寒景翳興漸和融陰曠迫日晡

薄之愈曠遠無秀迺與三數子舟泳焉微風且息坐中流榜之洄滴輳舳擊激濫涌舳衝坻紆沿鴈鶩渚羽馱馱掠岸翔藻荇半盡沉影眈眈竝西山遵趾上歷畎塍遂洳數區道一小嶺稍憩不暇尋遽前徑松栝中至天池之麓磽礧突深石礧礧立瀆滌雲淙淙下池間潏碧洄靡渺然成思峯嶸萃奔澗道澀澀甚古巔有若華焉者寺宇雜隄隗際嶷嶙時出樹石絡之奇勝不可名夫是中吾壤與阻黜絕日堂崑於前者峯

勢雄逸。泉色漑漑。洒濯風雨。灌瀾川陸。卽微涓
涓。猶使狂者醒。勞者蘇矣。冬日澹之。氣灑灑。浮
遂據嶄阻。四望天更窅邃。境出蕭寥。上吐珠於
澤。視不能窮。使人情怙意縱。又若暢於暄妍。忘
淒栗黷黷之候者。是地使然耶。日固當温燠。傳
所云冬日之日者。其是謂邪。且靜不謀於作時。
與之偃仰。寒不謀於燠。日與之出入。吾所謂無
事者。時縱尋藪。陟極所之隱奧。靡不臻。降自撫
其凌厲。踰邁絕俗之想。方復陶然廢放於廣朗。

確礫中有所會。故澣澣來者。與吾無所逆。磴磴
傳於無所染者。日以遷化。恍不知所際。吾且與
中靜不留。吾其磴於石乎。吾益錯其光。滌於彼
滔滔者乎。吾益洗濯其神。而不爭時。故吾自以
無所之矣。吾所以相羊劉覽。安徐能定于于然。
與爾遊者。初豈有所願。與吾觀方事之殷。群起
而攻之。以不得事爲恥。顧以不先爲之形其事。
乃不成。而彼守事者。規規然自拘牽。凝滯何能
有一日之澤。而且以此不貲奉之。今吾氣蓋此。

山瀆而滅視彼千載流浪日月余能忘與抑有
所遣與景公牛山之嘆諛臣梁丘據且隨之歔
歔雖晏子之對其未及情耶若余所謂達者於
留連色澤眺覽形勢苟以消其阨隘胷中與時
物之榮落慘舒去留若甚焉者然使一當吾意
則千古不足遽也

劉子威集卷之十二

